致堂讀史管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七

高祖下　唐紀

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軍敗爲黑闥所殺時道玄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約萬寶繼之萬寶不進謂所親曰奉敕以軍事見委今王輕進若與之俱必敗不如以王餌賊王敗賊必爭進堅陳待之破賊必矣由是道玄敗世民深惜之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爲之流涕

道玄之敗非深入之過乃史萬寶不援之罪也萬寶怒其不待己命輕騎先出計之縱進既而不戰欲以道玄餌賊而世民不知其情[illegible]萬寶將委計得[illegible]大戮世民平日遠料敵情如指諸掌而獨情於此使道玄之憤結不得

仲惜哉

是時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勅並行有司莫知所從惟據得之先後爲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求之於上上手勅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上怒責世民曰我手勅不如汝教耶它日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爲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王言惟作命命云者猶天之所以命物也而可偕乎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勅並行雖高祖隆愛諸子之失而世民獨不知其不可而辭之耶房杜諸人亦無一言發詞也既許並行有司不得不以所承先後爲據高祖不思因革更制乃謂秦王爲書生所教夫書生凡有幾等豈讀孔孟五經之人皆亂人君臣父子者盍

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黑闥散亡之餘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請行上許之

范祖禹曰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王魏若勸建成以孝友之道則儲位安矣乃使之立功結黨是導之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

范氏之論是則然矣秦王豈但功高其德固過於建成而人之大倫有常有變使建成而賢也或能容其弟使世民而聖也斯能事其兄今建成長而無德欲使世民以命世之才盡代之功終守臣節雖甚愚人亦知其不可况高祖素有立世民之意特無贊助者耳王魏忠於太子與

其勤以立功而自安曷若勤以避位而息亂乎世民向者之再辭爲太子也高祖言之而建成無意故其後建成力請如東海王強而去則父子君臣之間憂而不失其正矣

葬平陽昭公主詔加前後部鼓吹班劍虎賁甲卒太常奏禮婦人無鼓吹上曰公主親執金鼓興義兵以輔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

凡爲國家典禮政事法度而不稽諸古則繆妄多矣唐以虎賁甲卒鼓吹葬公主此不稽古之事或問於古當何稽曰周家十亂有婦人焉或以爲文母者或謂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邑姜之功與周公旦太公望比亦異於常婦人矣若周家事之有禮之變非書則詩必載之矣而略無

傳焉是知婦人不得用男子之禮也故過於禮者不若厚於禮厚於禮者不若當於禮非禮之禮君子不以為禮也惟婦人而用男子之禮也於是有被衮冕執圭玉而對越上帝者矣

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國子學上則參先聖先師而備經書次則選有道德學問者為博士職教導下則舉公卿大夫之胄與天下之英而養育成就之以備官使其地重矣且天子有時乎親臨釋奠拜伏乎先聖之前而養三老五更又於焉行飲酹之禮夫豈與他官府有司比也而次于匠監之下非失之大乎

豪則如之何以尚書門下中書國子學秘書殿中爲省
署寺內侍左右衛之上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奄尹輿臺
之賤替矣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

古者制民之產是度其丁口之衆寡而授之田也無世而
無在官之田不特唐初也係上之人肯給與不肯給耳苟
有制民常產抑富恤貧之意則必括民之無田者而給之
田其富而逾制者必有限之之法収之之漸也若無此意
則以民之犯法而沒田為公家之利與百姓為市而貿之
甚則以為價不售而復奪之又甚則強其親屬鄰里高價
而買之而民之貧之富之利之病皆不以槩于心惟鬻田
得直重欲得稅斯已矣自後魏齊周以來莫如唐之租庸

謂法最善然不能百年爲苟簡者所變可勝惜哉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此以廉恥待士大夫之美政也古之時用人稱其官則久而不徙或終其身及其子孫祿有常賜故仕則不稼有馬乘則不察雞豚家伐冰則不畜牛羊當是時而與民爭利斯可責矣後世用人不慎并無常朝餐大倉暮而家食苟非固窮之君子甘於殺身彼仰有事俯有育若不經營生理又何以能存盧懷慎爲宰相及其死也惟有一奴自鬻以辦喪事況其餘哉以理論之凡士而既仕者即當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使則有祿以酬其勞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惟大譴大何不在原宥之例然後收其田里如此則不得與民爭利之法可行而廉恥之風益勸矣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建成元吉日夜譖世民於上謀殺
之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房玄齡長孫無忌勸世民行周
公之事世民猶豫未決玄齡無忌與杜如晦尉遲敬德日夜
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
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敬德等再三陳說世民猶未
從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己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
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狀授世民世民乃奏建成元吉淫
亂後宮且曰臣無負兄弟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臣
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耻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
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上
已召裴寂蕭瑀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欲歸
世民射建成敬德射元吉並死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敬德

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卿來何爲對曰太子謀反秦王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曰不意見此當如之何蕭瑀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誅之秦王功蓋天下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無復事矣上曰此吾夙心也癸亥立世民爲皇太子

司馬氏曰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由生旣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旣而爲羣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惜哉

太宗天資長於智勇短於仁義者也而又父在其間機事猶豫其於太子齊王固制之有餘略矣惜乎其不知命也

昔桀囚湯之夏臺紂囚文王幽之羑里二聖人之德固蓋天下及見幽囚則匹夫耳譬猶神龍失水螻蟻翻將何爲乎仲尼大聖人爲桓魋所圍七日至於絶糧是去既亦迫矣然而文王於是乃且演易孔子於是方且弦歌在易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君子於困窮厄難之時猶能歸極天命以不折其志而況聖人樂天者乎太宗苟有見乎湯文孔子之事其居秦王府俊乂如林爪牙具在又客遇君父夫豈與夏臺羑里陳蔡之危相似哉乃不能以義處命而爲先發制人之事又不欲如自己與我者以禍豫不爲之形激諫臣猛將之心辭避再三不得已而後爲此固破宋老生薛仁杲劉黑闥之餘策也而司馬氏乃謂其爲羣下所迫則誤矣夫長孫尉遲之徒殺應建之者政

猶張儀在蘇秦術內而不知耳既已表列建成元吉罪惡高祖有明當鞫問汝宜早參之詔仍已命大臣數人欲按其事則宜入侍殿陛以俟別白若天命在我理必得伸苟爲不然夫豈力所能勝敬恭祗懼聽天所爲其與湯文不遠矣又况傅奕奏云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是有意從之也不能不忍乃於君父未及坐朝兄弟未奉質對之時已則彎弓舍矢而國儲殞斃敬德持矛直入而乗輿怖駭逡巡避位遂以授之嗚呼此何事哉夫太子父之統也殺之於父之側猶無父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况太子之貳父乎太宗不知師法湯文以全其義而謬引周公以蓋其惡本於不知命而已不知命故不由於義不由義則必計於利然則臨湖之變小人或有不爲

者矣惜哉有拯救生民之志削平禍亂之才而自爲此也

或曰太宗嘗以誅兄弟之事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不對何也二人皆知太宗翕張駕馭之幾又知太宗辦之不難也故辭而不對旣可以令太宗無植黨之嫌於己又足以存敎人父子兄弟之閒其智固優於太宗矣然則房玄齡杜如晦勸成之何也曰能知太宗之舉異乎周公非知道者不能房杜雖賢非知道者也魏徵亦然

太宗上　　唐紀

詔追封故太子爲息王謚曰隱元吉爲海陵王謚曰剌

息隱王欲殺秦王而未果身爲太子而被誅太宗追封之可也若元吉則凶險禍賊勸建成除秦王又欲因之以啟太子事雖未成原其意而誅之則不當追封也

上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卿何不悟奕曰佛乃胡中桀黠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用欺愚俗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

如奕之言未足以斷佛道之至彼所以能張大其說流傳千有餘歲高明之士往往從之者亦有以深動乎其心矣若對曰妖幻而已則中人以下亦或能照之蓋不如是也然其說實爲浩博連類以根塵六者反覆隱顯引而伸之遂至於數十萬言故君子曰若一欲窮之於未能窮而先爲所變故不若置而不觀此爲中人以下者言之也若夫上智之士旣不可惑亦必遍讀其書抉其楗而剔其髓然後知釋書散渙然無疑信道術之爲天下裂而至當之必歸于一也

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有失輒許諫官諫此貞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可待是為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魏徵褚遂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懾人君威嚴下不承大臣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取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道之士則或訐或比陰行其私而人主不之覺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為要也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

舉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為大臣而久無所舉人主詰

亡是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王魏諸公非惟不廢僕志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望于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也倫非賢者安能知賢若舉其類集于朝廷豈非唐室之大憂乎是則非但德彝無知人之鑒而太宗於德彝亦初不知其姦邪也信知人之難哉

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納餽事覺上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曰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更賜之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法與天下爲平者也順德有功而罪至死若當議者付朝廷公論之末減可也苟無可議一付之决而已人主無容心焉今應死而賜帛雖曰示辱胡不施之他人而獨施之順德乎順德者長孫后之族也而又有功太宗欲生之

故假慢尊之說以曉廷尉而偏私之情見矣昔所謂講若畫一者哉

上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曏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政事得失

太宗射藝絕世矣然歷發若使弓材不良發矢不直則當危幾交急之時所欲斃者不能應弦而倒而濵於殆也久矣工人之意則不為是盡見太宗之微故借弓為諭所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耳執藝之言所謂伯牙之彈而太宗聞之異乎子胡

之聽耶太宗英才蓋世羣臣亦一時豪傑多不足以望清
光而逆弓者乃自外而覩其的衆不可蓋如此人君可不
慎哉凡人能反求諸己者實難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聦然
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
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且有
功上欲用為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不願
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之官可為深戒上不聽
用人之道固不擇親讎疏賤惟其才而已矣然長孫無忌
亦常才也以布衣交則不當為宰相以外戚則不當與朝
權以佐命功則與房杜諸人等耳上所以寵之者總曰等
避嫌疑應物敏速能決斷事理則羣臣皆無與為對必
不可闕如房杜王魏之比乎其於后言是徒知避遠避權

數條其龜鑑文若有累而之補哉

魏徵言於上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忠良異乎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優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於分別矣求其旨要以爲稷契皋陶諫行言聽不須如龍逢比干身誅國亡如此則是以警节之意也夫稷契比干所謂[illegible]益則貴者之殺身事君以柔和獻納不敢強諫曰毋效稷契之阿苟有犯顏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illegible]乃以集稍俟君君而欲爲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謂王珪曰國家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

失則門下當行駁正卿曹各當伺公勿留滯也
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時雖以周召爲師保然亦與召公同相爲左右此尚書之序孔子之言也何者周公不敢自聖獨專相事又將訓後世爲人心不同而大賢難得則參錯并用猶驂乘猶植屋梁取於力相輔相正歸於無失而已矣故自漢以來或置左右丞相或並置三公不拘一塗之文至唐而法意尤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兩令左右丞及以官未及而入同平章者參預朝政而其大綱則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分爲三省而尚書受成頒之有司當貞觀之時君明臣忠朝無秕政不數年坐致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如此諸葛武侯曰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離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

而獲珠玉也嗚呼爲君如太宗爲臣如武侯公忠至治可爲後世法也若弃數百年成規合三省爲一以爲宰輔專之而官屬如故略無可否見姓署名是中書門下之名存而其命敢正之實亡矣豈非侮文便私之甚哉

大理少卿胡演進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雖有罪官品不卑豈可與諸囚爲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三品以上貴近之臣也太宗不使與諸囚同引得待臣以耻之道矣然諸囚蒙引而貴近之臣反不見引設有誣陷冤抑欲面訴於君而止于朝堂無由自進其所失又多矣隋史萬歲實在朝堂而楊素以挫謁東宮譖之朝堂雖近

天子之居至是遠於萬里故太宗不欲使三品以上與因
問引者別引可也

上謂侍臣曰隋煬文辭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受人煬帝恃才自用口誦堯舜而身爲桀紂曾不自知以至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

太宗之問豈獨煬帝爲然凡聖讀而庸行者皆是也魏徵當因此力陳堯舜所以爲堯舜者使其君有脩進企及之方則其益大矣顧言虛己受人與恃才自用以爲聖愚之異何其見堯舜之淺耶貞觀之治懲功爲多然至於斗米數錢外户不閉則極矣上稽君德次考臣道下觀民風其有愧於三代者何可殫數若使伊傅周召得太宗而相之

其效豈止於亂無百姓而已哉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

太宗不取老釋而好堯舜周孔之道可謂知所去取矣而以爲如魚有水鳥有翼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者則未知其誠能然乎抑徒慕之而云爾也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使太宗誠能好之如對熊掌豹胎者既知其美必甘其味而餒魚敗肉不復在御矣劫父臣屬殺兄及弟駮君親而代其位它日又室弟婦欲以爲妻則之生汙渫滋第之後此人道所不得爲者比之於味也

是又瓻將之比不得與錢魚取肉爲伍而太宗願且勇於攬取焉在其能好堯舜周孔之道哉故凡推尊聖人包以大言而未嘗實見者大抵如此夫允執厥中者堯舜之盛也而始於道心欲不踰矩者孔子之盛也而始於志學志者非讀書記誦之謂道心之微又與老釋玄妙之言何以別乎自此而入庶乎其知道矣知之如是則能好之矣未嘗知之而以爲我好堯舜周孔之道云者妄也夫道非有一物可把玩而好之也百姓日用而不能離亦猶鳥之有翼魚之有水觀不自知耶

上問王珪曰近世爲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所以益衰也

上既泛問廷亦泛對如是則無切磋之益矣前古凡幾古
近世凡幾世廷宜復帝曰不知陛下所指爲何代請得論
之如是則有因事獻替之功矣若自魏晉而下則無足言
者自兩漢則西京文學之美不如東漢名節之邵而風俗
厚薄治化汙濁無不本於人君若忠臣事君必勉其所未
能而不獎其所[illegible]已至兩漢盛時太宗所可及也禹湯文
武之業豈不在所希慕乎
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廣求賢人隨才受任此宰相之職也
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勑尚書細務
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宰相而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爲不可雖賢如
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經濟之略姑以是爲難

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當權而以是事自爲者二也才用粗淺熟於有司之務躐躐其任猶以是勉勉者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成於叢脞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侵大權而故治文案親牒訴爲小心以眩其君者五也若誠知宰相職分如陳獻侯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於太宗故太宗如是而止固不能爲太甲高宗成王之事也

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上書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

凡人之心己以爲是則欲天下皆是己以爲非則欲天下皆非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爲是而受之者使後世有考焉雖然切直之言猶瞑眩之藥將以已疾也知

其可服舍而不服而猶存其方豈若自勉而從之以收
益焉之用乎
上問孔穎達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
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處耀聰
明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太宗之問疑其不必如是蓋其爲人有害能忌人之不知
故於不矜不伐未能有得焉孔穎達所　亦足以箴之矣
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矣不自以
爲能可也而又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爲多可也而又
問於寡彼不能與寡者將何以益我不幾於僞以下人者
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善之不聞一義之

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也此何所爲而然哉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夫聖如孔子猶曰我學不厭好古敏以求之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無方太宗而知之庶乎少進矣

貞觀四年命諸將分擊突厥俘頡利可汗至長安上皇嘆曰漢高祖困於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託付得人復何憂哉

武德七年高祖患突厥入寇之頻欲遷都以避之秦王曰不可不出十年必定漠北至是纔七年而其言售且雪其父稱臣之耻嗚呼可謂克家之子矣夫唐高祖之臣突厥也爲晉陽留守耳晉高祖之稱臣契丹也爲太原節度使耳彼始畢耶律皆夷狄之君疑亦可也而君子終不之與蓋以中國者禮義之所在夷狄者禽獸之與鄰舍中國而

從夷狄是下喬木而入幽谷以陳相從許行孟子尚闢之况唐晉二祖欲取天下而北面左衽乎晉陽留守太原節度使尚不可况為萬乘之主乎故唐高祖先臣之繼用敵國禮奉又正君臣之儀而太宗發憤慷慨幹父之蠱修德行政中國既治偏師一出擒其主而空其庭方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然後用之猶一何速也嗚呼可謂英武之君矣雖然好武功勤遠略者聖人所戒向使高祖以義自強不假突厥士馬則無緣臣之初不臣之彼又何因有恃而驕責報無已中國既無忿怒則師從無自而興故需而不已必至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師君子作事謀始為本流之若此也

突厥降者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顏師古請置之河北

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李百藥以爲宜因其離
散各即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
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溫彥博請準漢建
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
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宜縱之使還不可留之中國夫戎
狄人面獸心今降者十萬數年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彥
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今突厥困窮來歸奈何弃之
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
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上用彥博策
獻言之道惟理是憑則言必中聽言之道勿以同於已者
爲是則聽必審太宗處降突厥徧詢在廷當矣顧師古李
百藥之謀雖無大失不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顧

用溫彥博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之所爲也其偶同歟未可知也其非意承志歟未可知也如所見偶同則不當言之再三如先意承志則不得爲忠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亦非人爲乃天地之氣有淳正偏駁之殊也孔子所謂有教無類者又非參雜華夏之謂也二者有九州四海之民尚不能徧以禮義教之何暇施之降虜且聖王之法闗盛衰有如後嗣無德可懷無威可畏是置羌戎於肘腋也豈不殆哉太宗用其言未幾而有矢及陛殿之變故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欲功加外荒冠帶百蠻者非聖王之盛節也

林邑獻大珠有司以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太宗示以夷狄亡言之幾邀與兵革幾矣於能忍然猝
辭敢爲不順者以獻大珠潛識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
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寶而甘其侵也明年五色鸚
鵡與美女繼來則納倘多矣雖詔使者歸之而珠竟不還
夫豈格遠人之道乎

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
青

朝服當以正色緋近於朱猶之可也惡紫奪朱而加於緋
上可乎青者色之正也綠爲間色而加於青上可乎必欲
歸諸正必則古昔師先王其可也

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藏之系咸附於背詔自今不得笞
囚背

太宗識有意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在民禁㫖因背亦可謂善推其所爲者矣其致户口滋多家給人足也宜哉後世有杖背之刑弱者往往至死蓋不知此至於幾安之人以私喜怒用大梃杖人背至於數百安而行之莫之禁也豈非仁政之累哉

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曰易如飢渴者易於飲食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黃帝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當化爲鬼魅矣上然徵言

德彝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未爲其失魏徵言若果澆訛當爲鬼魅則非也以書契以來觀之三代之時固不若唐

虞之世周之文勝又不若夏商之[illegible][illegible]漢風俗豈敢望周
虞之風俗又焉能及漢耶若謂民常淳朴無有澆訛又結
繩之治可以易約刻土鼓之樂可以變絲竹矣要之一治
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衆
則氣漓而人澆蓋或二三百歲或五六百歲淳漓一變而
天地之氣盛衰盈息消後世氣不及古遠矣且地之生物無
窮尚有一易再易三易之差而天之運行亦不能常春而
不秋也此大淳漓之驗也若夫人之所以為人出於本心
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是故可以懷之以仁理之以義
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也[illegible][illegible]有見乎飢渴者易為飲
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政止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外户
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也

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曰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曰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請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雜錯而居互相維持各守其境同心京室官寮皆省司選用不得擅作威刑詔宗室及勳賢之臣作鎮藩部貽厥孫謀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品羣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之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

考古制頗以名世鉅儒賈與遷揆難及爲言因兼其要而曾
人范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蘇仍以始皇李斯柳宗元
之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凡斷天下之
大決度合義理之辨則何以處是非之決敢問古者封建
其私心耶秦之兼并其公心耶洪水既平禹別九州弼成
五服自甸至荒周五千里衆建諸侯又設師長以總維之
是堯舜禹其爲此法以公天下而宗元以爲不得已之勢
誤矣誠知上古諸侯已爲民害非聖人之意不得已因勢
而存之則洪水懷襄民無所定天下之大變也何爲民雖
昏墊而侯伯獨能有其國以堯舜禹三聖人不能因洪水
之平更立制度爲後世郡縣參錯變置乃反畫疆裂土惟
明五服之法一何三聖人智之弗及歟宗元曰自天子至

里肯其德在人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夫
為其德之不可忘也以惘其絕此仁之至義之盡不以為
聖人之意而歸之勢可乎下堂迎覲者夷王過也豈覲者
挽而下之私乎不能定魯嗣宣王過也豈魯侯自亂長幼之
序乎使周德未衰誰敢問其鼎使周不伐鄭誰敢射其肩
使周常守文武成康之法諸侯安得盛強生不掉之患夫
周之所以敗也譬猶木之拔本水之塞源外諸侯之比王
室所謂拔爵流委爾論成敗而不循本窮源猶診人喪心
而歸咎於手足之瘠矣亦遠矣宗元又曰秦之爲郡也守宰
運四海於掌握其所以大壞者由暴威竭貨然天下有叛
人而無叛吏咎在人怨而已夫桀之與紂豈非暴威竭貨
乎民之怨也曰何日而喪予及汝偕亡豈非叛人乎使人

而不怨湯武又安得帥而伐之哉方秦之將亡也陳吳奮其白挺劉項從而斃之兵車所向下城以數十計無爲秦死守者安得謂秦無叛吏也宗元又曰凡封建之國理者少亂者多胡不以天下亂之固亦然矣且以封建爲失制而非失政秦失政而非失制夫制與政誰爲此名宗元別之也是未悟制即政政即制也又言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是未嘗讀孟子孟子自謂周室班爵祿聞其大略矣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不朝者如此它可類推矣此固述周家待諸侯之道也周公伐武庚二年伐奄三年或戮之或遷之又嘗滅國五十焉在其不敢變也漢不制侯王遏其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勦亡而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衰益固

言之於文帝之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爲哉蓋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爲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五伯雖強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稱乃摘取義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刖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夫田叔魏尚黃霸汲黯固賢牧守三代盛時豈無如是諸侯乎苟以守宰斥去爲易爲革政之行者趙廣漢韓延壽王尊之徒皆百姓所便殺之逐之曾不旋踵又何足貴耶宗元又曰殷資三千諸侯以黜夏周資八百諸侯以翦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求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爲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是啟于

理之言也謂三代聖王無公心故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爲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天下斯安彼繼世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有世大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于其時無以立于天下此又蔽蒙之極也天子而聖明則諸侯必得其人常才者亦不敢越亂法度上固多賢也有鄉舉有里選有賢能之貢有奏言之試有明明側陋之揚敢謂堯舜三王之時遺材不用而詩書譏之者誰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周之衰如秦之季如漢魏隋唐之末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興邦之良佐悉沈于民伍不見庸世雖守宰輔宰內辯何救於此故凡宗元封建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爲君

如堯舜湯武亦只是帝王大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強暴侵凌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衆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應利均天地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若秦則妬民之兼并而自爲兼并管天下之利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蘇子講之不詳乃以封建爲爭端不知聖人所以息爭也亦以爲爭者夏有天下數百年苟無桀則商不得而取也商有天下數百年苟無紂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之效乎若以爲不足以息爭者秦建郡縣不二十年而漢并之漢纔二百年而王莽爭之又纔二百年而三國爭之三國各不數十年而晉爭之

晉又不數十年而夷狄亂之是後爭者益衆分裂益多至
國益促唐最久矣亦亡於二百年而爭者四起未中葉而
失天下之半是郡縣已後宗殖大利揭示爭端曾不如三
代千八百年纔三姓也蘇子又曰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
賊殺未有不出於襲封者漢唐以來卿大夫不世襲則無
篡弑之禍夫襲封之大者莫過於帝王矣劉劭楊廣皆襲
封者也設欲救此其忍如唐虞官天下而後可則王莽董
卓曹操劉裕之徒又將何以止之而三代之君一姓多者
至三十餘君未聞有劭廣莽卓操裕之事其諸侯篡弑亦
不聞出於武王成康之時安侍以封建爲爭之端亂之始
歟是故舍堯舜湯武大聖人公心正法而取始皇李斯所
見列國末流之論欲廢封建孟子所謂人之易其言孔子

所謂不知而作者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范子亦惑於宗元謂今之法不可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而其著論乃欲行限田復周官鄉舉里選方技三老　走豈非古法而何獨難於封建且後之法弘意妄為固一　可行於古而為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為則則又何貴於稽古建事而六經載籍無益於斯世矣

上謂執政曰朕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太宗俾諸大臣受諫意則有謂而言不失正其意蓋欲大臣知諫之難受欲之難違以明己之不易也然其言則善

矣非惟責其臣以諫君又訓其臣以正己切磋之義也三代人君必有師友後世師難其人得端良正直之士使講論經訓裁規闕失如三益之友則君亦可以成德而寡過文皇免此不怠其致升平也宜哉

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文武官復請封禪上初不許請者不已上亦欲從也魏徵不可上曰公以朕功未高德未厚中國未安四夷未服耶對曰否上曰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徵曰今承大亂之後户口未復倉廩尚虚而大駕東廵其勞費未易任也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自孟子没聖學不傳學者以天災爲一致不能監觀休咎之符凡天事常象往往推以道遠難知置於冥漠而不省也時者無足畏矣以太宗之明房杜王魏並侍左右正旦

日食天變爲大不聞胥訓告教誨以消陰沴復陽德而羣臣獻諛侈蕩上心請登泰山明示得意太宗口雖不允實欲從之至稱功高德厚中國安四夷服偃然自足徵雖以空虛勞費爲言若非河南北數州大水亦未必爲止也夫大水者陰氣沴也日食者陽德微也較之二者日食君象尤當儆懼者而不知矜恐豈非以天人爲二致不學不知道之過耶

上將幸九成宮避暑馬周諫曰大安宮制度比於寢居尚爲卑小宜增修高大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且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溫凊之禮竊所未安今行計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

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高祖大安宮不
及衰居壯麗而太宗以畏暑出就凉清奉承之禮虧闕甚
矣馬周直以此諫可也不惟太宗當止其行而爲上皇重
營燕處政不宜緩乃閉行計不可復止之語以中君之微
曾是以爲孝乎自古繼世之君多於拯前即位得養其母
者多矣雖有及父之生而事之者也得養其母未足以盡
人子之心事父致孝然後爲慊周宜以此深啓帝心使力
慕大舜事親之道庶足以少掩前失而垂法後人太宗聞
言感動則九成之車不挽而自止矣

虞世南上聖德論

忠臣事君不稱其所已能者必勉其所未至者豈固爲
是拂心而逆耳哉道固如此也無不罷復尋者天之大也不

當去太以譽其大惟有災變則記之無不照臨者日之明也不當去云以譽其明惟有侵蝕則記之是故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其意以謂慈明忠孝父子君臣之常也猶飢食渴飲物理當然者豈異事哉惟敗常反理乃書于策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適於治而已矣聖學不明爲上者有一善在己則矜誇自足以臨其下爲臣者於君之失德朔之闕政則默不敢言而務爲歸美之習詠歌揚頌惟恐在後於是天變動於上而不知地變動於下而不問民心憂怨啟口詛祝而不悟而危亡至矣自三代以後危亡之漸未嘗不由此以此知孔子常事不書而天災日蝕與人事敗常反理者必書其爲教有益於世甚大而小大臤士以將順爲勤以謟諛爲親者在朋友則交損在

官師則必誤在父子則父失在君臣則君敗其有害於世甚鉅矣虞世南清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爲聖德論比太宗於堯舜其亦未嘗深知孔子之教耶

以陳叔達爲禮部尚書帝謂之曰卿武德中有讜言故以此相報對曰臣當日之言非爲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人臣之義無私交而況藩王與太子有隙之時乎言所左右疑所集也而陳叔達無是心特以秦王有功不可黜恐生後悔告于高祖是皆天下之公論亦初無贊高祖廢立之意於秦王非私交也叔達端良自宜在親近之地苟欲遷序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讜言是以老疑向背誘臣下爲後日計豈君道哉

公卿已下請封禪者不已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公

等勿復言
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言禮正樂爲後世教亦備矣
未嘗言封禪之事書云至于岱宗柴因巡守而祭天也詩
云陟其高山因巡守而祀嶽也獨禮記有曰因名山而升
中于天鄭氏釋云升上也中成也巡守至方嶽燔柴祭天
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又引孝經說曰封于泰山考績燔燎
禪乎梁甫刻石紀號以爲之證此梁許懋所謂緯書曲說
非五經正義者也昔惟鄭氏爲然雖禮記之文亦有可疑
者矣夫豈出於聖人乎舜與周未嘗升中而鳳皇降後世
升中者多矣象物不應何也太宗當與羣臣援窮經訓辨
封禪之是非如曰可行則列二帝三王已然之迹彙而行
之如不可行亦當具陳其故垂示子孫乃以氣疾爲辭斷

誤矣有如手疾而當祀廟遂廢妻卒有娠是疾而當郊
見遂廢郊降乎不能以五經正義啓沃上心蓋諸臣不學
之咎也
七年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
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死囚三百九十人
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亡匿者上皆赦之
罪至死無可赦者當死而不死則輕刑宜如何此三百九
十人者既得一年之期必嘗相約以如期而集則可以免
死太宗悅其信服而志其刑赦之頗乖其斷無赦人償
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殺者之不幸而衆殺者之幸也然不
敢違遠而皆至于情則可矜矣要之始者縱之過也若以
爲感德所化者隋文時亦有之或畏威或用計未定爲道

也

八年皇甫德參諫修洛陽宮上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止

撫常者其惟人心乎太宗初下洛陽毀隋宮室惡其侈也曾未十年卽欲修建雖爲諫少輟然意終不已竟復成之最後并怒諫者欲加之罪何其一念之難回也以此度其故太宗本情實好誇勝初見隋氏宮室始雖務毀而雄奇靡麗之觀過於目而著於心猶投種在地不能遏其發生之萌也夫以太宗克己從諫終身勉焉其心術有蔽不能自祛猶如此況不能克己從諫者宜如何則其肆情縱欲猶兼葭倚玉臺有旣耶

九年四月上皇崩羣臣請上遵遺誥視事上不許六月羣臣復請聽政上許之

漢文短吏民之喪景帝冒而行之遂爲常至不孝故革千古非人也然遇賢主則必欲復古故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皆自致其心不搖於浮說然以其臣無能引君於當道者使三君所爲未臻於至當君子惜之若太宗躬不世出之資爲大有爲之主以天下養父從容十年四方無虞朝廷安靖遭此變故所宜講修諒闇遏密之制禮由己出一正訛俗至于萬代而乃因陋就簡反不能勉及晉魏宇文諸君且莫賢於魏徵耻其君不若堯舜者況此衆無諫勸又況其餘乎安於常情狃於衆習而難於改作此凡庸齪齪者所宜而乃見於貞觀之君臣可不深嘆重歎歟

吐谷渾入寇詔大舉討之上欲得李靖爲將爲其老重勞之靖請行上大悅以爲大總管節度諸軍平吐谷渾靖歸高甑

管後軍期靖按之甑生誣告靖反按驗無狀甑生坐減死徙
邊靖自是闔門杜絶賓客

事君之義雖惟命是從然功名旣成人臣所難處也李靖
老矣宣力亦已多立效亦已衆矣納祿於君奉身而退合
止足之戒無避事之嫌不亦善乎吐谷渾其時勢已衰弱
特伏允悍猾猶足爲寇唐朝他將皆足以辦靖何必擐甲
請行爲馮婦耶况前破頡利爲人所譏面被責讓幾不免
於大禍今復賈餘勇又爲人所誣乃至闔門謝客以避禍
蓋不以馬援爲監是以得此辱也知進知退不失其正抑
君子所難耶

十年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諸子尚可有兄弟不可復得因
流涕嗚咽不能止

臨湖之變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羽箭一發天性為傷所不䘏也然理義出於人心雖下愚蠢蠢猶不可亡滅而況英傑之資乎事往時遷終必自悔然已不可如何矣此太宗所以因送諸王而動者令之悲者也人倫之際易以失恩可不慎哉

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還家

大學之教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故治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自事言之國家歲得數百萬緡非因頭會箕斂而取之山澤

似亦未有害者太宗不惟置其利又且黜其人而專以進
賢利民為急以拓疆私藏為戎番所取舍明示好惡可為
人君之法矣以此防民德宗猶以掊克廩實而越在草莽
憲宗猶以崇聚貨財而著不克終
以王珪為魏王泰師泰見珪輒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為人師者豈徒禮貌之乎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
為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
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
之聞也魏王卒以窺伺儲位廢斥而死夫豈獨泰之罪哉
珪與有責矣
馬周上疏其略曰三代及漢歷年之久者以恩結人心故也
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

今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雖加
恩詔曾無事實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諸王妃主服飾
議者皆不以為儉陛下知民疾苦尚復如此太子生長深宮
萬歲之後所當憂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而民不怨者知陛
下憂念故也今比年豐穰而民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
不急之務故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行於貞觀之初在於今
日固不難也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
深思也百姓治安係於刺史縣令今朝廷惟重內官而輕州
縣所以百姓未安也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
縣令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馬周所言四五事太宗從其一而已其要曰陛下當隆禹
湯文武之業豈得但持當年而已此最太宗之大病也豈

特太宗凡三代以後得天下者皆然皆不知治亂先甲後甲之義前弊未盡革而後患已生也及黜謂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是也太宗嬪御不爲稀營造不爲少窮兵黷武以收遠略在位十餘年矣年豐食足百姓怨咨焉周言之帝未有以改也豈非經濟之術已殫無所可爲乎刺史至多人君安能遍識人材委大臣慎擧可也縣令卑而尤衆近民尤甚不可不擇必欲得人使爲縣有政績者擧其所知一人可也展轉求之則千百賢令亦可致矣而必便京官以上擧之人各有才其用不同則識趣各異京官五品以上安能皆得縣令之才乎

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宮爲才人

嬪御雖下皇后有等然配御至尊有子或爲承下主所係

不細必簡求有德不專以令色取也武氏賢婉未聞而資質之美達於帝聰是必有為之游揚以薦進者唐之中微乃源於此孔子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禍福將至善不善必先知之貞觀六年月食正旦河南北數州大水七年山東河南四十餘州大水八年山東河南淮海之間大水十一年大雨穀洛溢入宮溺死者二千餘人陽德不競陰氣盛長為戒明切至乎再三而帝不能監觀咎徵敬慎以推其類而防其微方且恍於美色以自昏蔽深山大澤龍蛇生焉大禍伏藏俟時而發雖曰天有定數若堯舜禹湯文武必不緣一美婦人而致國家破壞幾無遺種也關雎之序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其惟不由欲而動者能與於斯乎

上謂魏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遠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非公無能及此人苦不自覺耳

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以天地日月四時之運萬物之盈虛消長觀焉則見矣人之德藝術智何獨不然太宗自謂今所爲猶往年也是則不逮也猶之日焉雖在昃晡未嘗不明若語其嚮於熙盛豈若未中之時乎是故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强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知從事於此者惟持志存誠以堯舜爲必可及勉焉

日有孜孜斃而後已是則湯武所以反之而聖武成功不殊者惜乎太宗之不學也

上旣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于志寧爲周上疏爭之會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且曰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寧一奈何弃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封功臣古今通義欲公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耶詔停世封刺史

無忌佐太宗取天下其才智於趨事赴功優矣而於先王經世長慮則不知也故其沮襲封尤力其後流竄黔南與出刺趙州相去如何安得謂刺史與遷徙不殊其家皆沒爲官奴婢則子孫誅夷之禍何預乎封建徙使良法不行古制益弛聖人心事固非小才近智所能窺也

上幸九成宮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謀反率故部落四十餘人夜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奮擊久之乃退盡追斬之於是言者多以突厥留河南不便詔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上曰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魏公嘗勸用侯君集為宰相君集反太宗疑徵黨之絕昏仆碑溫彥博勸居突厥塞內突厥反太宗不怒彥博而悔不用魏徵之言事同而處之異何也以是見留突厥塞內使充宿衛如一家者本太宗雄誇之心彥博探其微而贊之故不以歸咎歟雖然行宮入幕之變亦已危矣古之謂夷狄人面獸心不可以禮義化不可以仁恩結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者為此故也大宗慕冠帶百蠻之名推心不疑幾至危殆豈非後世之永戒哉

時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湊於市傅奕時卧疾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行於世

自唐初佛齒流傳經傅奕掊擊其妄著矣然正論空存而僞物不息韓退之曰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佛固爲賢然亦人耳使其心有道其骨毛爪齒若何而能神使其能神則其四支百骸五藏六府亦當不壞何獨齒與骨哉其徒實而畜之者又云有五色珠琲附而生焉其名曰舍利子云精氣所結也附於佛骨齒者自然有之若僧體則火而後有之今以人身論一息不

來日就臭敗莫不惡之矣乃能凝聚堅固粲若珠寶豈不異而可貴耶愚嘗思而得之曰凡物必有用物而無用天地不生也道者用之不窮者也無用之道聖人不行也氣交而物生焉氣不能不交故物不得不生天地變化草木蕃人民衆禽獸息氣不爲之耗兵革水旱之後人物彫瘁或十去七八氣不爲之羨凡賦而爲形各有粹極不貳之氣焉故動植之聲色臭味英華子實皆粹極不貳之所成也其尤粹者在石爲玉在沙爲金在草爲竹箭在木爲松栢在羽爲翠翟在介爲珠玭其在人也爲才爲智爲賢爲聖雖禀賦偏濁如虎狼虺蝎野葛烏喙亦各有補於人其汙穢之甚如矢如溺如糞壤蛣蜣猶且有已疴起死之功故盈天地之間無不可用者用而當其理是則道也今佛

民貴珍其身而鄙賤人理閹豎護以無所支施為清淨之至及其死也復累刼火猶得所謂舍利子何已見物也飢不可為食寒不可衣病不可療無益於生人盈天地之間未有與為比者是遏絕有用之源而歸於無用之地豈非無當之甚乎夫物雖皆可用非人莫能用之人為至靈聖賢又其靈之尤者也其功至於彌綸天地贊助化育使天地日月山川動植各得其所而其本則由陰陽施受而生佛氏所謂汙穢濁亂不屑為之者也夫生一聖賢其用如此其比之舍利子之無用相去如何哉世人悅其名而不核其實委心信事惟恐在後佛之徒因又崇[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以憲宗英明猶為所惑而放逐正諫又況[illegible][illegible]夫婆羅門所寶者猶以物不能毀為異其捧[illegible]太宗亦

將動矣後世虛偽益甚往往以異獸齒骨并舍利藏之人不莫能辨也以予目所睹記凡數齒其大皆寸餘或倍之計瞿曇之身縱魁岸不過尋丈而頤中有如許大齒則其首當居其身三之二何以成體而藏之者與敬而信之者宜然莫之計也夫達人則無是矣宜不必辨然達者少而愚人多故為此諄諄幸悟者衆而迷漸解於人心亦非小補非得已也

上命侯君集討高昌王麴文泰文泰憂懼而卒子智盛立致書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襲位未幾幸賜憐察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不出君集攻之窮蹙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上 以為州縣君集虜其羣臣豪傑及智盛而歸

中國禮義之地四夷所為視效而賓服者也高昌有罪王師討之既剷其惡兵罪人已死則宜按兵遣使弔唁立其嗣子懷以恩信乃不攻而自服之道也今乃伐其喪荒無禮無義夫豈天子之兵乎是故以利言之則貪人之約迫以論纂坐收數百里之地斥廣輿圖信足誇耀一時以義言之則窮兵遠討以高昌王一人然驚之故而係累其孤郡縣其士仁者不為也正其義不謀其利則取國之功不足以掩不義之恥矣

言者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羣褚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郡縣之事亦當親之矣凡表奏皆稱臣昇欲徹于主聽不可不覽者也猶得所對與言者之意異矣若內外有司言于朝堂以呈取而視之

則爲越祖侵官非治要之體也臣下表奏而人主不之省豈所以周事物之情乎太宗若以蒙蔽見責未有以自白也

上嘉吐蕃東祿贊善應對以琅邪公主外孫妻之辭曰臣婦以母所聘不可弃也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不從其志

有妻取妻中國之法不許也東祿贊雖夷狄然知敬父母之命守伉儷之情則當聽其義成其美乃中國禮義之教矣欲撫以厚恩者獨無它道乎且四夷善應對者豈少其人必一一以昏撫之豈帝王之行事乎太宗耻遠人之不賓而不耻配耦之非類是未可諭也

太子詹事于志寧遭母喪尋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音又寵昵宦官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番私

引突厥達哥友入宫志寧晝切諫太子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見志寧寢處苦塊竟不忍

詹事東宫官之尊者太子於之學焉父子焉學焉君臣焉于志寧不當起復太宗不當奪其喪也人臣有奪喪者惟金革之事耳而金革之事又有可不詹事輔導儲君以忠以孝乃從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矣宜太子之不納其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欲肆情又將教志寧是㢠刺客之不如其不能終宜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七

太宗下　唐紀

詔自今皇太子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諫之太子怒令户奴伺玄素早朝以馬箠擊之幾死

周官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愚度之非武王周公之法也蓋尊於王者曰后曰世子用物不會是以尊貴之故得肆為費侈無藝入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正使周官膳夫酒正内府有此文然冢宰之職量入為出得以九式佐王均節財用則雖曰不會而會在其中特不使有司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者耳太宗之詔太子於是大失諸賢在朝不聞以為不可獨張玄素止於末流幾斃於馬

蠱之下豈非君臣交失乎且周官三職所掌抑可畏也太
之日用好美好者莫大乎膳與服而易以溺人者莫如酒
此三物者惟意所取不限多寡則窮極口腹爲珠襦瓊弁
長夜之飲當由此起聖人所以抑情御欲未有不防其微
漸今乃立膏腴之法自躬行之燕及妻子則蕩心從其貪淫
樂之過獨此亦可以亡國而敗家矣是安知非六國陰謀
及劉子駿之姦意邪説耶

上謂侍臣曰薛延陁屈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
殄滅則與之昏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
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遂以新興公主妻之

人各有偶天子之女非夷狄所當偶也昏姻得主則何較
焉漢高祖唐太宗不世出之英而皆不恥以夷狄爲子婿

人君見有不及則藉羣臣助而正之房公[illegible]知
遂稽先王豈非可歎之甚耶夫薛延陁之未服也無[illegible]
德猶有所闕增修仁義而明其政刑來則接之不至不強
也何必於服己乎此上策也舍而不用乃嫁女以結其心
是爲非策而太宗君臣正爾都俞不亦鄙與

魏徵寢疾上親至其第許以衡山公主妻其子叔玉

魏公於太宗之欲婚其子也當辭之或以愚賤不[illegible]尚主
或以儒素恐溺貴驕萬一不從猶當丁寧[illegible]使之察覺
則君臣之契庶乎保全矣不寧惟是帝之女[illegible]著矣
狄人臣無外交而況可與夷狄爲中表乎

齊州都督齊王祐性輕躁昵近羣小好畋獵[illegible]以嘗勸責
長史權萬紀條祐過失奏之詔祐入朝祐遂殺萬紀而反上

命李勣討之執祐至京師賜死

君國子民當用有德庶姓不勝任則黜汰隨之豈可以不肖子弟肆於民上乎齊王祐才行無聞而昵近羣小教而不改太宗既知之其不可爲牧伯明也所宜召還使奉朝請嚴選師傅輔翼防閑之則不失富貴矣乃不爲之所至使陷於逆亂於祐何誅焉太宗爲君父之道獨無責乎哉

上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教臣之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曰此乃君集欲反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既而君集勸太子謀反伏誅

衛公妙達兵法與韓信等而不爲術勝則過之在相位恂恂似不能言及被讒杜門謝客之類非信所及也然君集

告上之際亦已危哉向也不遇明君則受疑必矣雖然有
如太宗問以術之精者不知靖何詞以對是故君子有若
無實若虛當太宗之問之也宜曰臣平日奉使征討皆仰
憑聖筭是以所向克捷臣何力之有焉又況被命使教君
集其敢有隱君集既盡臣之術而意欲無厭妄意精粗之
別以動陛下之聽必欲見殺是逢蒙也惟聖明察之如此
則語意忠盡所謂善言無議者也今乃以精術自居如君
集之言其與多多益辦之語亦何擇焉前史謂三世為將
道家所忌世以為口實亦據後世觀之耳英布信越不待
再世也楊素李勣不待二世也太公八十鷹揚封於營丘
幾三十君其兵法後世之所祖述也何為而然乎
太子承乾謀反漢王元昌勸之事覺承乾廢元昌死上面詰

魏王泰爲太子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泰恐治立謂之曰汝與元昌善今得無憂乎治憂形於色上問之治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逆耳今若立泰所謂落其度内上謂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曰我一弟三子所爲若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無忌等扶抱奪刀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治無忌曰謹奉詔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遂立治爲皇太子

太子非嫡非當可立則立不可則不立豈當以言許人若懸爵賞耶高祖惟再三許秦王而中變也是以激臨湖之大太宗豈忽忘之又蹈覆轍使其子自速廢放何臨敵制

勝智出衆哭而處父子間擒攘乃爾至於投床且欲自刎無理義維容之氣取笑後來豈非才有餘而德不足歟

李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可託幼孤者無踰公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人不愛其情相命而信喻矣逮德下衰疑阻猜貳至於刑牲歃血而誓曰或間茲命司盟司愼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其言可謂泰深痛切矣曾未旋踵又已背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貴盟誓而善胥命取荀息欲人之將信而不食言也若李勣齧指出血以受太宗之託若不爲負義者而於王武廢興之際以言喪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後爲隳厥大節也夫以一言許人

者猶恐非其本心動受託而無一言徒欲齧指出血而已使
當堯舜之智豈得適乎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其大將軍以下並受處分

太子奉冢嗣之衆盛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
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自古東宮有兵駟致禍
亂載在方冊事豈隱乎太宗之意亦曰我之得天下以兵
故於此而授其子也夫愛子者必使之近正人聞正言見
正行少而習焉長而安焉何患其不能嗣守洪業而汲汲
於授之凶器一何昧霜氷之甚也致承乾逆謀太宗之過
大矣太宗非庸主也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故其過爲大
而首惡之責尤重也

魏徵嘗薦侯君集有宰相才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徵又

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太宗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侯君集張亮等相才魏徵薦之誠失也然徵事太宗十有五年嘉謀忠益朝右無二助成平定之功豈房杜所能及今以一言之失結疑身後罷昏踣碑其譴罰輕重適與封德彝等嗚呼使志士仁人有憂天下之心濟生民之術而無心於當世之用者豈非此等事有以啓之耶以太宗魏公君臣之契猶不克終又況其凡乎無世而無小人方徵之受知人主言信諫行不可間也及其死矣疑似之言莫與辨者故自錄諫疏以示褚遂良之譖行焉當時雖死遂良猶在可以質其信否太宗亦不問遂良是與遂良併疑之矣英明之君而有此無惜乎日有食之也

工部尚書李太亮初爲李密所獲將殺之賊帥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及太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時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太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推家貲以遺之弼拒不受太亮言於上乞以己官授弼上擢弼爲中郎將時人皆賢太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或問不負恩與有恩於人而不自言孰爲賢曰市井小人一飯之惠猶必能報而聖如禹顔以不伐爲克己之大功則不伐者難而其賢遠矣夫張弼賊帥也脫太亮於死豈知太亮他日當富貴而爲是耶亦一時見其人而有動於心太亮感其不殺而不忘報之人之常情也弼深自晦匿既又卻其貲遺以始者之相免非以利故也亦可謂不渝其義者矣世之無德於人猶或掠取他人之美今弼於大

亮施而不求其報孰謂盜賊皆小人而衣冠皆君子
夫惟以利為心而不顧於義於是子而責報於父臣而責
報於君君臣父子去義懷利以相接而今之大倫亂矣昔
晉五臣從亡誠有功於重耳重耳得國五臣爭賞求為過
也而介之推惡之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公
子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
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
蒙難與處矣遂隱而死之推之義雖若過中然與其貪也
寧介以此防民猶有無功盜祿賞而不愧不知饜足之道
者

上疑太子仁弱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恐不能守社
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如何無忌固爭上曰公以恪

非已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

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長孫黨其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亦是也太子懦弱舊矣非適今乃然太宗胡不於廢承乾時熟察諸子性行均之爲庶何疑於選賢乃專聽無忌貪晉王之親甥而舍吳王之英果至是則不可易矣太子天下本本數搖天下數震動危道也故曰君子慎始始之不圖終悔何及

上問羣臣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此皇天所以祚大唐也

爲大臣又懿戚其任重而恩深與餘人異矣凡爲人謀猶

不可不忠況爲君父謀乎爲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不得其當況建太子乎無忌以懿戚居輔相所宜援立英果以安靖國家乃私於其甥悉力擁護雖晉王無大過在廷多以爲宜然主斷大論亦衆趣向者無忌而已無忌之心爲國則輕爲身則重晉王既立可以長保富貴無及子孫理在不疑也曾無幾何時困於誣罔不得見上關白一言竟被誅絕然則向之營私適所以自伐可爲大臣謀國置嗣不忠之戒矣雖然高宗目擊元舅羽翼之勤一旦弃猶糞土不少顧惜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突破俟利苾可汗不能撫御其衆悉弃俟利苾南度河請處於勝夏之間羣臣不可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

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爲讎敵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爲患俟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右武衛將軍

太宗所謂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其言是有非子貢問如有博施濟衆何如子曰堯舜其猶病諸非謂堯舜不能是也四海至廣矣施必極於博濟必周於衆聖人心所欲也而勢有弗及耳是故先王嚴夫中夏外四夷雖一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也亦猶一身上有高祖下有玄孫豈不欲盡爲之服哉隆殺之勢不得不然迨至於畫爲五服要荒在外爲之限禁其來有時以杜亂華之階遏謀夏之禍自堯舜三代皆不敢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同誠必不爲猜忌也魯公與戎會仲尼書之又與戎盟春秋

日而說之以爲非據[illegible]類不當以[illegible]待之與爲會晤逾
而太宗所見特異乎此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盡耶夫厚
遇夷狄則於中國將薄矣雖誠異類則於可信者必不信
矣其勢然也或曰太宗有失可指乎曰若伐高麗之役苦
劒南造舟曾不若待突厥也非薄於中國乎魏徵既死絕
昏而仆碑曾不若信突厥也非疑於可信乎
上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勝料敵出奇一將之智有餘
萬乘之才不足
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或
問漢高光魏武蜀先主唐文皇人品如何曰高祖尚矣光
武蜀先主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
誰手其所長所短蓋略相當光武蜀先主才德俱優魏武

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

上伐遼東攻其白巖城將軍契苾何力挺身陷陳槊中其腰既而得刺何力者上付何力使殺之何力曰彼為其主非有怨讎遂捨之

太宗初討王世充也登宣武陵單雄信引槊直趨之賴尉遲敬德至遂解圍洛陽既平雄信與朱粲等俱被誅李世勣力救之不得是時太宗經營四方收致勇士如不及雄信在世充朝非有大罪惡如段達之徒不可赦也特以相危之故耳今觀契苾何力不怨刺己者夷狄之人而陳義甚高然則太宗及思雄信之死非為不及漢高蓋亦深愧何力矣後之人遇此其必以何力為法乎

上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少公可先

攻建安世勣曰不如先攻安市上曰以公爲將安得不用公
策勿誤吾事世勣攻安市安市人秉城鼓譟世勣請克城後
皆坑之安市人聞之堅守不下

兵豈易用哉以太宗英武諸將百戰之餘士馬精練財用
給足而征栽逆之小夷其必克之勢殆如泰山之壓卵矣
而李勣以一言之失遂不能下安市城太宗挫志而歸鬱
鬱成疾兵果易用耶世勣之言乃田單所以誤燕將而堅
即墨之心者也反以自爲可謂大繆矣太宗初戒世勣曰
不得不用公言勿誤吾事至是不黜世勣蓋取則秦穆此
其所以爲賢也

上寢疾劉洎從内出謂同列曰聖躬可憂或譖于上曰洎言
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

之上以爲然賜洎自盡

譖劉洎之人史不載也獨洎子以爲褚遂良夫遂良王珪之亞豈譖人者而洎又直臣遂良以何事譖之耶孫甫辨之當矣太宗殺洎甚遽不謀之大臣不付之法司直用譖言遂下詔旨左右執政亦不聞諫諍是何也太宗盛怒伐高麗挫衄而歸慚忿之氣無所發泄正爾卧疾而譖劉洎者觸其諱惡是故雷霆震擊不復思惟人主必以義理養其心志使氣合天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悖矣

上之伐高麗也攻安市城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之上令以千騎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乘勝競進江夏王道宗言於上曰高麗傾國而來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兵五千覆其根本上不應與延壽戰大破之驛書報太子

曰朕爲將如何既而攻安市不下引兵而歸至京師上曰君以天下之力困于小夷何也道宗具陳其乘虛取平壤之言

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

太宗對敵有嘉謀而不取何爲其然也初遇賊將延壽欲誘致而取之道宗陳計正值太宗經營延壽之時遂不見荅既克之方驛報太子自伐爲將之功道宗固不敢再言也太宗爲秦王破諸大賊衆謀並進其去取靡不當也鋭意乎高麗而忽忘奇策蓋其志滿而氣驕是以親將大衆而屈於小醜志不可滿氣不可驕也如此夫

十二月癸未上謂侍臣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

劬勞之日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劬勞之日父母存置酒為壽因以自慶可也父母既亡於是焉大為宴樂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天子者天下之表儀也太宗念親不宴而泣去之數百歲讀其言猶使人惻然有感而明皇雖非目覩當亦傳聞矣千秋節之置既不法祖宗又為後世非禮之訓至受貢獻焉流弊之遠歲歲取於百姓而為人臣報上之忠必如太宗一掃除之則人主孝慕之志彰而臣子諂諛之習革矣

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

皇甫德參諫修洛陽宮即欲以誹謗罪之張昌齡獻翠微宮頌即以供奉官賞之然則人臣何苦而直諫何憚而不諂夫懸濃賞誘人之非理導諛立重法沮人之竭忠正論

者皆子之所行也而太宗亦為之于以見太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德不加修志已怠矣古之聖王慎終如始孳孳不息之誠以太甲成王猶能之而太宗有愧焉于以見聖學不傳雖納諫自勉而不治其本故無聖王成德之效矣

充容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奢靡上疏諫上善其言

太宗非盛德之主也直以才能撥亂功蓋一時耳其所以躬致隆平者惟勉勉納諫一事可為百王之師法然魏徵既死則直言罕聞重以長孫無忌常獻諛語是故太宗晚節益自矜伐征討不休營繕相繼劉洎張亮李君羨無罪見殺張昌齡以獻頌得官房褚二三公亦不敢進藥石之規而一宮妾乃能納忠於上雖善其言亦不能改也於是見

太宗之德益衰而志彌怠矣

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以君羨小名五娘又其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君羨因是坐誅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曰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其人已在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不可違也且自今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借使得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李淳風之言以象數知之然則治亂皆前定人事不必爲矣而可乎然則太宗欲修人事將何所爲曰占與秘記皆

言女主武王而以疑君羨則不類矣盍亦求之宮中與宗室王侯之婦氏有武其姓者乎於此而爲之防雖策之下者猶賢於如隋煬之殺疑似也太宗慮不及此過意而它求蓋以讖占記之文未必正言之而武才人日侍左右以愛而不疑如睫之在目也太宗若能如古聖王不邇聲色奉三無私以臨天下必無始女之患矣

貞觀二十三年帝崩

堯舜之德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顏子能之湯武之功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孟子能之成康之治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未見其人也或者曰顏孟未有所爲而子以爲可繼堯舜湯武如唐太宗阜安百姓四海晏然何愧於成康而子以爲未見其人敢問何謂也曰有聖人之道有聖人

之才顏孟有道者也而才以弘之唐太宗有才者也而未聞聖人之道此其所以異也或曰自漢而後天下合少離多迄無善治至於隋煬無道極矣太宗天授英武氣蓋一世親執弓矢削平僭亂舉四海之執熱濯以清風而納諸富庶取其大而 其小不亦恕乎曰玉有瑕瑜不能相掩況於人之得失太宗之功誠大矣高矣盛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學惡自畫而德惡小成功業者應時而造時運既往特陳迹耳而行事是非出於人心有不可泯沒者後世將於是焉以為師資可不辨乎以愚攷太宗平生資材氣局特與曹操相俯仰曾何漢高之敢跂求諸三代其視商太甲周成王蓋望洋向若而歎矣夫太甲成王皆中主也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一經伊尹嚴訓自怨自艾處仁遷

義成王聽流言疑周公一經皇天動威出郊奠辭改悔日新皆終其身不復有從言違德也今太宗見隋煬拒諫而亡力反其道勉勉納諫自漢以後一人而已可謂美矣然前失雖更後失繼作其先讜言交至則治安之效著其後忠益向少則危亂之漸多比之遽瑗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者猶不遠也比之太甲成王不重前過者直倍蓰哉夫太宗以諫諍為己任者莫若魏徵矣其生也嘗目為田舍翁而欲殺之其死也竟信讒間絕其昏而仆其碑太甲成王寧有是耶夫伊尹周公心傳堯舜之道而無差者也鄭文貞公口言堯舜之道而或中者也伊尹能使太甲為商賢王而不能使之為湯也周公能使成王為周賢王而不能使之為武也則魏徵格君與太宗所就止於如是無足怪

也

高宗　　　　　　唐紀

六月帝即位八月地震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

隋煬立為太子天下地震其事未遠高宗必聞矣即位纔逾兩月而地震不言方所是亦盡震也豈小變哉而晉陽尤甚皇天示戒王業所興於是不寧而多所覆壓其變益甚高宗曾無恐懼之心修德之事漠然如不知也使其推類而求克正厥事兢兢勿忘則武氏必不入宮而禍源自弭矣當是時大臣亦無一言以警上心欲銷去之者蓋忽天地之戒自太宗猶然為天下主而昧於商太戊周宣王宋景公應天之事豈非闕失之大歟

上謂宰相曰聞官司行事多不盡公長孫無忌曰肆情曲法

實亦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常情易私而難公況於帝王之威尊可以生可以殺可以予可以奪格以公道猶恐其肆於情欲也況爲之開私邪之路乎高宗以官司不盡公問無忌無忌宜將順美意勸其君以身率臣下其有徇私曲法者刑罰加焉是則宰相之職而朝廷正矣無忌乃導以收取人情夫人君爲天下爲家惟至公則人情服何以收取爲無忌之言一開後世弄外彼張行成于志寧高季輔褚遂良輩皆苟容不能匡而正之使其君以收取人情爲是而賞罰不公將勸懲之緣其蠹政豈有既耶

散騎常侍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以謀反伏誅

取天下者以義爲之則天理所佑以利爲之則神道所害

唐起晉陽裴劉之謀也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皆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當與有唐相爲終始而禍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殊不與周召蕭曹比是何也裴寂以貪賤爲嘆文靜在縲紲之中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撥亂臣時之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耳雖太宗志在安天下而裴劉初心則爲己而發斯念也天地鬼神其知之矣故天下歸唐而文靜不能自全寂雖僅全其身至其孫亦殆矣房杜之賢固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經天之際密進籌畫圖取成吉使太宗手剪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陳平無後之憂也而房杜蹈之其宗嗣不延宜哉昔管鮮蔡度霍處挾武庚以畔周公殺鮮囚度而降處三叔欲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治之如此或殺或囚或降視輕

重也管叔重罪又無子故不爲置後蔡若有子亦存之矣蔡叔罪不至死而其子賢故復邦諸蔡霍叔爲庶人不齒者三年過三年則齒之此周公治親之法也若息隱巢剌悖害太宗耳又未發非得罪於天下者太宗既已殺之乃盡除其子其與周公不亦異之甚歟太宗之子孫幾殲于武氏杜荷房遺愛爲宰相子又尚帝女稔惡驕侈而闕於義方交通逆謀兩族遂隕是故以人治言之則立事建功可掩愆咎以天道言之則舊惡之積咎以類應肖觀君臣其德業被世固爲光榮而世及之事酷毒亦甚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豈徒然哉

無忌深惡吳王恪遺愛誣其同謀恪坐死江夏王道宗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

魏徵死能繼之者惟褚遂良耳蓋社稷臣也其譖劉洎無顯迹史不明指之獨以洎子訟冤之言故君子爲遂良辨以爲無譖人之事也江夏王道宗唐賢王也有大功無顯過坐與遺愛交通而貶已爲不可又緣無忌遂良私憾然則故入其罪矣無忌因遺愛之獄濫及吳王遂良所宜救止既不能然復以素不相協而斥道宗夫受顧命秉大政而刑罰頗繆不當人心其不能保終而來讒言有以也夫

罷房玄齡配饗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遺愛逆謀在玄齡身後乎霍光之誅不廢大將軍之圖形杜荷伏法不絕如晦之從祀然則房玄齡宜視此矣而無忌遂良奉承不諫其以爲嫌乎抑以爲是乎二者必居一焉皆失也

上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武才人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感業寺為尼上內之後宮王皇后之謀也時蕭淑妃有寵后欲以武氏間之故勸上納焉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耳行之而善賢子之所從而不肖者未必從也行之而不善賢子之所諱而不肖者必效之也武氏之事惡矣乃諸巢剌王妃猶為薄于去耳他日玄宗納壽王妃則有甚焉故曰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唐世無家法由太宗首惡也

夏四月大雨山水衝玄武門入寢殿還衛士及居民死者三千人六月恒州大水滹沱溢漂溺五千三百家秋九月上

謂五品以上曰先帝時五品以上論事者絕豈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也
謂治亂非大數耶則周秦卜世漢家陽九隋蕭平仲唐李淳風之言不誣也謂皆天數也則高宗正厥事周公代兄死宣王側身修行旱不爲虐之應不誣也今以匹夫死生觀之伏斧鑕以俟者多矣而上之人怒怒釋則遂生有遇呢足待者多矣而上之人必俄怒則遂死死生之際間不容髮而王者喜怒若反覆手乃有當生而死當死而生然則治亂相易亦猶是矣此古先聖王所以不恃天命必盡人事如毉者療疾雖有死證而必盡其生也又天人之際若不相預而有若影響之相符或先期而垂戒或當事而示警非凶德告終亦必欲扶持而安全如唐太宗有功在

人無一毋即亡之理故天於高宗再三譴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之不察也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溺寢殿雖父之詔子諄諄然命之不若是切矣高宗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修省告其君者及詔五品以上使之言事又皆泯默無一人應詔豈天固欲中微唐室耶何人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也

上召長孫無忌等入內殿上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如何褚遂良力諫叩頭流血上大怒命引出昭儀於簾中大言曰何不殺之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不可加刑

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姤壯勿取之義毫釐不伐至用斧柯而無所及茲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

也自太宗在御李淳風奏占文而民間有秘記正使太宗愛其所忘而疑有所不及遂良豈得不聞而逆爲國家長慮乎又況占記之讖已有其人則當率協羣公上書皇后沮止長髮之命深諫高宗割制邪慾勿干先帝之私柔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雖叩首出血繼之以死亦何益矣故易以見幾爲言而始以彼往見凶大臣不可不學也

上以問李勣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爲天子而以我家事爲言隋文帝唐德宗是也爲宰相而以陛下家事爲言李勣林甫是也嗚呼此孔子所謂喪邦之言也李沙論之詳矣後世雖不聞爲此言而此意常在事涉宮禁之内父子夫婦之間君不以謀于臣臣不以復

于君得失存亡秦越相視此家事之餘訓也惟明君以天下爲一家賢相以天下爲己任然後無此意矣

武后既立王后蕭妃並囚於別院上嘗閒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曰朕別有處置武后怒遣人杖王氏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數日而死又斬之

武后不道勿論可也而王后之禍誰實爲之太甲曰自作孼不可逭王后之謂也蕭妃於后無恃亂之節后之惡之特以已無子而彼有寵耳使后少知關雎之義師漢陰鄧二后之所爲薦進後庭以博帝意敬恭婦德率履不越高宗方且體貌之不暇而何有於他意乃不勝妬忌召外寇以攻內釁是未嘗推媢嫉之心忽夫人之何有於我也其

及也宜嗚呼此亦可爲後世爲人妻者之戒矣

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韓瑗上䟽爲遂良訟寃上不納

韓瑗之心則忠爲高宗計則是而所以處遂良將柰何哉使還朝廷邪彼又安肯事武后后亦安肯容其來使爲判史耶則外諸侯奉承王度亦何補於國家大論且瑗之迹危若累卵而更爲遂良慮乎天子昏庸以父妾爲妻力諫不從奉身而去以俟天命可耳

劉洎子訟其父寃以爲遂良所譖而死上以問近臣樂彥瑋曰今雪洎則先帝用刑不當矣事遂寢

父有失德子不可揚而遵之隱諱可也國家政刑治亂所係苟不當理而拂人心安得避嫌而不改改之所以掩之也避嫌而不改則其失常在天下非之史策書之萬世議

之是豈所以為孝乎劉洎子欲雪父冤其道無由因褚令罪遂故假以為名庶其志必行耳樂彥瑋之言雖為先帝蓋用刑之失亦恐遂良由此重獲罪也其意則是其言則非不可不察也

爭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從之

先王昧爽丕顯後世猶怠況導主以從朝乎庭燎之詩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讀詩詞義見其美未知其箴也說者曰朝以辨色為節旨晨而見其旂得禮之中也夜未艾則早矣夜未央則太早矣以其太早也將有難繼之勢故以得禮之中為貴此所謂美而箴之者也古先哲王未有以早朝為戒者詩人之意蓋亦譏宣王先勤而後怠耳此義於經訓為有益太宗之季三日一朝為疾病也高宗春秋鼎

盜天下一日萬幾乃無故厭謏請隔日視事得非取媚于房帷閤乎為大臣而如此亦以異於雞鳴賢妃陳荒淫怠慢之戒者矣唐室中替豈獨高宗凡大臣與有罪焉

詔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乃尊者拜所司明法禁斷

太宗已詔僧尼致敬父母未嘗中變也高宗又何為有此詔乎曰此武后意也武后嘗為尼外人未必盡知也高宗立之之詔謂受賜於先帝著同政君固不曰取之於尼也是故降此詔抑挫僧尼以白巳之元在宮掖而不來自感業寺耳雖然其意則邪其事則正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天下豈有無君之國故雖國君於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況天子乎必也令浮屠子之從於父母於君上於所尊者無不致敬而父母尊者不得

爾奇然後爲宜也

武后怨長孫無忌不助己許敬宗要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有告韋季方李巢朋黨事敕敬宗鞫按敬宗遂誣季方與無忌謀反上以爲然竟不引問無忌下詔削封邑黔州安置

詩三百六篇毀讒者居五六焉其義皆以自微而著積少而多如采苓采葛青蠅貝錦之論是也孔子言譖愬之情亦以浸潤膚受況之蓋不如是則聽者疑而不能入也今許敬宗之讒無忌直以謀反動人主心值高宗庸懦不復參詳一二日間片言而決不必捷捷幡幡然後濟也吁可畏哉太宗每斷死刑愼重詳覆至于再三高宗所親見而不知法也若盧祖尚盩洎張亮則以一時之怒不付有司

而徑殺之于以啓後嗣輕用刑法之端施之元舅而不少
靳矣無忌事兩朝其謟辭封國甚切援高宗甚力凡以爲
身謀也而其效乃爾則曷若忠言直道與褚韓二三公同
其禍福不亦榮哉
詔改氏族志爲姓氏録許敬宗以氏族志不敘武氏本望故
請改之乃以武氏爲第一
太宗修氏族志以皇姓爲首許敬宗乃降李而升武高宗
苟有幾微之見心豈安乎敬宗奏請不疑高宗聽許無忤
是自絀其姓矣迹敬宗所以敢爾肆行無忌憚者非特以
其君懦昏也蓋信占記之文知武氏將昌可倚仗以取富
貴耳由是見褚遂良不能止邪於未萌禁亂之初生而忽
於占記所告也夫未入宮之時繫于金柅其用力爲易既

拜昭儀之後，戚家鄭躅其門之爲難，至於置媵娶皆叩頭流血，曾不若田舍翁𡛷婦之言適得其幾。是以君子痛惜於斯焉。

浿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雅相爲將，未嘗奏親戚故吏從軍，謂人曰：「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苟便其私。」由是賞罰皆平，人服其公。

任雅相宰相才也，而死於一將，使遇太宗則必見用矣。使居無忌之任，必不收取物情，私用刑罰矣。詩人之譏尹氏太師也，曰「瑣瑣姻婭，則無膴仕」。宰相代天子序進賢才，而以姻婭冗瑣之人妨塞仕路，詩人仰天而訴，以爲鞫凶大戾者，世鮮不蹈此戒。而雅相持軍，不奏親戚，不以國家公器自便其私，故知其可以任百揆之職矣。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曰吾久當死今以身報國不釋甲冑赴敵而死

褚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曰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敵而死可謂善處死矣人孰不死處死之爲難使遂良而知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魏州刺史孝協坐贓賜死司宗卿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孝協無兄弟恐絶嗣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踈異制苟害百姓雖皇太子亦不赦

當言而不言忽有所言則其言必奇當行而不行忽有所行則其行必異喜怒賞罰亦莫不然高宗昏懦肆恣弁太宗之法如掃塵爍凍然而於孝協之贓確守畫一此畫一

豈不可施之許敬宗李義府耶法雖晝一然皇族則與衆人有間矣必以治庶人者治皇族幾何不爲之無陛耶夫禮與法之所無者武后猶且出意創爲又況於啓之曰苟害百姓雖皇太子不赦他日東宮連見廢殺晝一不赦之教也

武后專作威福上動爲所制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眞出入禁中爲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議廢后左右奔告后后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曰我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后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故太子忠謀大逆儀伏勝死于流所朝士坐與儀交通者流貶甚衆於是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

武氏殺王后蕭妃長孫韓瑗諸人高宗[illegible]于心

而卒莫如之何上官儀之事自己爲之又非有譏入交間而致之死雖聾婦機譎忍毒而高宗亦大懦矣君子有言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高宗宜剛而柔宜健而順宜制而從直由陰濁勝耳武后通方士入宮爲厭禱於敗露而決勝當是以衆壓劫持其君高宗素非烈丈夫又負此不義故雖知郭行真之事猶不敢按喑嘿憤屈甘之而已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其高宗之謂乎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上幸其宅問所以能同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

張公藝之言直矣可謂扑茂之民而未及古之三老也新城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孝武以父子

之至情湖三老猶能辨王尊枉劾之非章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張公藝又勸之故知其資材茂而智術短矣爲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長尊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分一其有警焉耳矣

初劉仁軌與李義府有隙會仁軌運糧浮海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鞫之義府諷異式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謂仁軌曰君與何人爲讎宜自爲計仁軌曰當官不職國有常刑若自引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及仁軌爲相異式大懼仁軌聞之薦爲司元大夫杜易簡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袁異式若爲小人者則不受仁軌之言直殺之以取知義

府矣今則不然是異式之賢也仁軌欲報之者其若上聞
如李大亮可也遽有遷叙又越常級將以示無私之公適
足以爲私累宰相之體也

劉齊賢爲人方正上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常從
上獵因言晉州產鷂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彼豈捕鷂者卿何
以此待之

人主雖爲嗜欲所昏蔽其本心之明亦不可亡也將所蔽者
重故不能推廣其明耳高宗若以待劉齊賢之心博求賢
才列之朝廷則膏肓之疾必有良醫能已之者既知齊賢
方正而置之外州司馬雖不使捕鷂亦不能采其謀猷善
善不用郭公之道耳

上耕籍田

為國必務農務農必本末備舉然後賞罰以及於百姓高宗
政出房帷輒相爭謟天下騷騷入於危亂方且躬耕千畝
勤於九推夫豈勸農之本乎

高麗

高麗東方之小國較之契丹高昌吐蕃薛延陀之難取相
去遠矣然以隋之強盛以太宗之神武皆再三伐之而不
能克何高宗成功之易耶曰此乃隋唐征伐之效積威約
之漸顧其時未可耳夫以一方而當天下縱使地利可恃
人和可守而三十年間七拒大敵筋力外耗氣血內傷安
能以是久而不敗又況太宗名將李世勣薛仁貴猶存而
中國富庶少事勢力益壯故雖以高宗庸懦驕溺而坐收
前人難集之功也苟不原其本而適觀其末謂高宗威德所

致與濮宣服匈奴朝呼韓耶為比則誤矣

司刑太常伯盧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人督運遭風失米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其人既無喜色亦無愧詞又曰寵辱不驚考上上考士者當較其平素今以一時容止而進退之厚貌深情者得以蒙其要矣然觀承慶判注之語則知古者考課有所毀譽而得之者以為榮祿此亦可以公啓事之餘俗也後世課最負犯立為定目依式而書於吏文無繆則善矣其人有其績美行無由察録而貪贓蠹害幸免按舉者即以無過著于官簿賢否混亂功罪同區未之有攻也豈非激揚之闕政乎

吐蕃陷西域十八州詔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以許仁

貴阿史那道書郭待舉記之

太宗勤兵遠略郡縣四夷以爲帝王之盛節也然北荒初平建十三州分遣敕勒酋長未至所部而廻紇吐迷度已私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之故以是知克伐雖易而不叛爲難也至是吐蕃復盛破吐谷渾陷西域十八州朝廷遂弃四鎮遣三將往討大敗而還而新羅百濟高麗餘種相繼叛亂突厥亦遂反命將出師自是無寧歲是故舜之服蠻夷也以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也武王之通道于九夷八蠻也以慎德也猃狁匪茹宣王討之至于太原而止不窮追也燕桓公越千里爲燕闢地而伐山戎孔子不取也所以然者不虛內事外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取虛名而受實禍故也是故吐蕃突厥雖新羅置而又

叛者太宗之所致也使太宗而在尚未有賞發之罰况高宗乎

郭待封恥居薛仁貴之下多違其令唐兵遂大敗三將脫身免並除名

薛仁貴能攻戰而未知爲制將之體也郭待封既數相違豈可與之共事斬之上也言乎朝侯命次也乃不能然其覆敗自取之矣待封苟以國事爲重忘其私資以從彼之曹景宗爲法則協濟成功俱受顯賞豈不美哉雖然是役也待封之罪重仁貴之罪輕而罰一施之他日魏元忠亦以爲言謂二人罪當同科者非也

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紀多不實故也

作始不可不慎也自太宗欲觀史雖房玄齡不敢盡徵

晁也乃與許敬宗等刪爲高祖實錄上之既經刪削則遺闕已多矣敬宗之所以敢爲不實得非房公啓之歟故嘗謂左右史當選天下有識直士久於其官爵祿優放而官則不徙天子不觀史宰相不修史詔史官第書事實而不得輒有褒貶則是非得失法度文章後世有考矣

武后上表以爲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準孝經論語策試又請自今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詔書褒美行之

武氏之請加母服所以崇陰教也猶不欲特請乃以聖緒出於老子先之而請王公以下習老子道德經能明其說者夫五服古聖人所制其輕重隆殺皆有理義豈可以私意增損武氏之爲此請也蓋自太宗時禮官請加高祖父

毋諸服太宗不命博學碩儒斷以經訓正以古禮而率然
從之於是武后請加毋服它日玄宗加帝謚建九廟依而
不法自以為厚而不知違經背禮乃所以為非也古者父
在為毋齊衰期豈聖人固薄於毋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其繫乾曰大哉乾元於坤
則不言大而言至此齊衰期之義也令於父在以毋比隆
躋地尊天扶陰敵陽其欲陵越夫宗獨御四海之意豈特
履霜而已哉不特高宗懦如而其失至今未革也必欲得
正其必以古為則乎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武后方逞其志太子
奏請數迕旨由是失愛暴薨于合璧宮人以為天后酖之也

太子弘幼有英質居東宮十五年其過失惟命宮臣擲圍

一節而已嘗受春秋左氏傳至商臣事廢書而歎曰經籍聖人垂訓而書此何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亦耳所不忍聞願受他經瑜請讀禮從之弘是時年方幼學而至忠如此豈非賢乎其死也非有它過特以奏請咈旨嗚呼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弘之謂矣太子之職朝夕問安侍膳此外非所預也君父懦昏母后專忍尤當遵養時晦以絶疑忌之萌而輕用其智不自韜默此春秋所禁也使郭瑜知此教弘以為太子之道豈至於一言違忤而見酖哉經訓不明皆腐儒暗於大理而居人父子之間其禍如此則人君愛其子而為之擇師友者可不慎哉

大理奏權善才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罪當除名上命殺之狄

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栢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乃流二人于嶺南

高宗非可以理斷者而其言則不可不辨其言何謂以不殺伐陵栢之人則為不孝是也人子承宗廟社稷之重其職豈為陵墓一木之存亡耶祖武不可違也考志不可背也所遺之人材不可屏弃也所立之法度不可改也祖宗有未善猶當掩隱而消平之父母有失德猶當彌縫而是正之如此則孝道庶乎其可言矣今高宗於乃考帝範十不遵一妻父之妃而殺顧命大臣其與陵栢孰重重者安行而不忌而切切於薄物細故以為孝豈不猶盜跖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避兄離母而居於陵以為廉乎故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君子之所惡也譬猶人有譏

其父祖之名者皆違禮律以行其私而不知違禮律之為不孝也夷攷其行事曾未足以增光祖考蓋子孫之道獨於名諱必曲為之避一間人言之小則斂衽變色大則讎怨隨之是亦高宗罪伐陵栢之類爾夫名有可易以它字者若之為如淨之為潔是也有不可易以他字者青而為綠土而為泥是也以太宗二名論之以代易世以人易民或可或不可也代以一朝言世以三十年言今曰有詞于永代則非其義矣人以三才言民以萬姓言今曰仁者民也則非其義矣由此而觀曷若上法孔子二名不偏諱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乎是故廟中而諱則祖考子孫不祝悉其為誰也詩書而諱則詩不可以為尸書不可以為舒也嫌名而諱則衍不可以為畎沖不可以為蟲也而世

之人寧違禮律以行其私皆是也嗚呼子而知孝之達臣
而知忠之大則必不爲此小恭大謹矣
夏五月上幸九成宮山雨大寒從兵有凍死者
傳言周無寒歲秦無燠年夫周之衰秦之盛其歲年固多
豈盡無寒燠哉亦言舒緩慘刻之應而已高宗可謂舒遲
解緩之君在咎徵宜得常燠今乃盛夏而寒何也此武氏
好殺氣之先至者也或曰是時武氏未全得唐之政未多
殺也何爲而有此曰天降時雨則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
開必先天地肅殺凝陰所爲也乃兆於仲夏之時惟見微
若知之人君而不悟也生乎其時者必有晦迹韜光之士
矣
上以吐蕃爲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守備或

亟擊之竟不能決

太宗於衆謀紛紜之時若非心有先定必能決擇從違決如轉圜決擇從若禦竇建德於成皋專用薛收之類是也心有先定處突厥於塞內專用温彥博之類是也則未有發言盈庭莫知去取而罷者也高宗之時賢才尚多議吐蕃而不決則以君無先帝之明也其時三議和親與亟戰非也和親則辱國有恥者不爲亟戰則疲民惻隱者不忍保境嚴備策之中也一言立斷矣

但師人明崇儼以符咒幻術爲天后所重官至正諫大夫爲賊所殺崇儼嘗言於后以太子賢不堪承繼及死賊不得后疑賢所爲誣以謀反廢爲庶人

先是郭行真入宮事露高宗爲之殺大臣及故太子矣又

以明崇儼之死爲之廢太子而終不知其情實人心既昏乃如是耶儼勝之事未嘗究治則行真固無恙今之殺崇儼者安知非行真爭寵所爲乎神器黷辱荆棘生宮之象著矣

詔裴行儉討突厥行儉諭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詐遂以詐勝之

撫士貴誠不易之言也制敵尚詐非仁義之兵也春秋紀兵法衰矣獨於以詐勝者則書曰敗敗者彼來戰而我以詐勝之也晉文城濮之戰其功茂矣許曹衛以携楚之黨拘宛春以激楚之怒然後得已之意決則一戰而勝之孔子不與其功而陋其譎及大鹵破狄毀車崇卒以取勝壁人亦以服爲其惡用詐謀如此是知制敵尚詐非仁義之

道出然則攻城對敵一務誠信不反爲人所欺乎曰光武破尋邑孔明拒曹魏皆强弱不侔而未嘗用詐光武有順人之心而孔明行師有制是以所向無敵必曰詐而已矣一遇不可詐者豈不自敗乎

薛紹尚太平公主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紹兄顗以寵盛憂之問族祖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順行之亦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懼也士大夫有志節者多不肯連姻天家而帝女下嫁必妙選望族名士各從所欲則無時可以成婚然舜由匹夫爲天子婿能使二女率循婦道此則尚主之法式也帝女而不擇名士爲歸名士而耻爲天子婿可乎必也公主有父母師傅之訓如太宗宣宗不驕其女而爲之婿者德行乎

閑門使帝女不敢以富貴輕忽夫家安得其道其何實如之不然殆難免於薛顗所娶與元嘉之言乎

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上欲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晉齊皆嘗立太孫其太子官屬即為太孫官屬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為不可

事君之義有所問據經法以對然後爲當若阿意從欲而附會典文是小人已王方慶始而正言既而獻諛執義不堅故也而高宗所謂自我作古者是耶非耶曰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有王者起必來取法矣言之而不然行之而不善施於今則人不服垂於後則世不遵雖欲作古其可作乎後世有好改作者作不知而作作而不法者往往以此

言籍口盡亦竊其名之可以自便而不知理之所不可成

也

以吏部侍郎魏玄同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先是玄

同上言銓選之弊請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上不納

委人材於選部不問賢愚功罪一以年格次進知治體者

以爲不當論之詳矣惟在上之人無意於得賢能致平治

也則曰守法足矣苟有求賢能致平治之心則必改此法

改此法者必慎擇天官而取人之術數路並用則兼周漢

所長而除晉魏之失矣夫言事之人常以有言不用爲歎

以人所見不同或以不出於己也今玄同言而不用以制

在他人也及身爲宰相可以詔王廢置矣乃復寂然自緘

前議豈言之之易而行之之難歟

黔州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令自殺上深惜之盡免黔府官屬祐一夕忽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黎國公傑爲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爲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零陵王俊黎國公傑能爲人子矣或曰謝祐爲都督承武后意而殺其父二子安得報私仇乎曰祐非有高宗之命而黨於賊后是亦賊也二子殺之何不可之有又況明之死高宗深惜之而盡免黔州官屬二子報父之深仇固知君之客意矣使武氏而不專制二人者盡高宗之所賞也

則天皇后上　　唐紀

中宗即位立妃韋氏爲后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

炎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爲廬陵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豫王旦爲皇帝是爲睿宗事皆決於太后

丗觀中宗之廢者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也中宗云以天下與韋玄貞固爲失言炎安得奔告于后遂謀廢之耶身爲宰相勒兵宣令則廢君之罪炎爲首而武后爲從矣炎但知玄貞與政必與己分權不若倚后爲重而不爲唐室遠慮以啓革命屠戮之禍然則炎之罪又不止於廢君而已武氏包藏禍心覬覦神器自高宗中代其迹益彰炎豈懵然不識乎苟不能識是爲不智罪猶淺也識后意趣而勸使廢立是欲爲后腹心股肱之助其情爲如

何也曰劉景先胡元範與文武閒不以炎爲反者皆昧於君臣之大義者也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后以權與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

哀哉裴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勸女主廢之而戒以防微杜漸事尚有微漸於廢君者乎呂氏惟殺趙王戚姬也遂有王諸呂之事武氏殘其主母而害三太子比之呂后孰爲甚炎舉呂氏之敗以爲戒而不知廢天子者呂后所無有也事當防微而爲之決其防事當杜漸而爲之撥其杜躬行此事而口出此戒所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

其愚豈不甚乎

諸武用事衆心憤惋會英公李敬業同其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坐事被黜皆會于揚州各以失職作亂以匡復爲辭遂起兵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求得一人類故太子賢紿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因奉以號令

徐敬業欲因天下之憤而舉兵者直數武后盡君廢王欲代唐室之罪且行且檄收衆風馳苟得罪人何憂唐室無主而施施然開三府方效成方遂王郎之所爲紿衆出全夫大事豈可以詐立哉已自爲詐人誰以誠應之其不旋踵而敗也宜哉

太后問計於裴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爲

訓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太后怒以炎欲反斬之
裴炎謂睿宗年長不親政事故賊得以為辭中宗年長既
親政矣而炎廢之何說也始而廢中宗開太后視朝之令而
議討賊勸太后復辟譬猶以肉啗餓虎又從而奪之則見
咋而已矣故能權輕重而後可以當國家之大事書書貝
為侍中雖曰外戚然有長孫無忌前例亦未至遽擅權而
亂國也方之太后專斷之久豈不懸遠乎中宗雖下愚炎
與玄貞及劉仁軌劉禕之之徒左提右挈雖排太后不預
外可也然炎當高宗初崩中宗即位之時即奏言太子未
應宣敕有要速處分望宣太后令施行纔兩月乃有廢立
之舉既自黨于太后矣今又欲使太后歸政睿宗以收公
議而弛張大柄一出於己其將能乎太后目之以反炎雖

欲辭此名不可得矣

詔孝逸討敬業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主之朝可謂不待價而沽之者矣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舉使敬業而敗則武后愈安何繫於唐室然則將不令李孝逸拒之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獻言高宗而命以官誠有遠見宏略者永淳弘道之間自晦而去雖非見幾亦未習坎也至是鋒穎已見聲名已彰難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寵祿淺有道以遠迹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

制內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舉

女而自媒求貞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者輕之故有

天下國家必務名檢抑奔競取難進之士勵靖退之規所以成人材而興禮義也武后此詔可謂失矣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乃引以爲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爲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誠使宰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寧憂乏才何必開衒鬻倖之門消廉耻之道乎狄仁傑張東之姚宋諸公豈自薦者故凡自薦賢者不爲而才者爲之人君安治天下固賴乎賢者爲本也

命鑄銅爲匭置之朝堂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軍機秘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得投表疏

古有肺石謗木皆以達下情也上之出令如高屋建瓴其勢然也下之貢誠如搏水過顙亦其勢然也故明君慎於出令而急於民情之上達武后之世則非其所為則近是矣然欲知得失聞冤枉及天變則可也使人獻賦頌求仕進則不可也後世於所不可者不謀而同之於所可者乃閉而不行或又設令曰如某事乃得言某事乃不得言於是民之幽隱國之利病上皆不得知諂言日進而危亡之膏肓成矣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乃盛開告密之門寵任酷吏周興來俊臣之徒競為殘忍酷法詐太枷者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撅或

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於是入獄者望風誣服

自古酷刑未有甚於武后之時其技與其具皆非人理蓋出於佛氏所說地獄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說自南北朝瀰漫至唐未有用以治獄者何獨言武后之時效之也佛之言在冊知之者少形于繪畫則人人得見而慘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閻立本圖地獄變相至今尚有之況當時羣僧得志繪事偶像之盛從可知矣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博佛本以善言之謂治鬼罪於幽陰間耳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苦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賈大隱曰太后既廢昏立明何不返政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曰禕之我所引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賄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太后大怒以爲捍拒制使賜死

禕之受知武后位爲宰相有所見而陳之可也況返政大議乎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道有常有變常止乎正而變適於中變而不正斯亂已武氏方欲滅唐而自立變而不正之大者劉禕之以常道律之不亦昧乎雖然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此則宰相之言也太后一時處分後世特旨御筆之屬也命令之出治亂安危繫焉雖小事猶不可不慎況數宰相乎若時與政事者凡六七人無敢

孰識以一陰制羣陽消鑠將盡豈數使然耶抑人不能詳說

三才而斡之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八